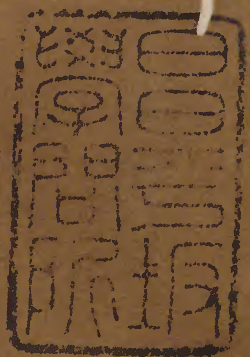


學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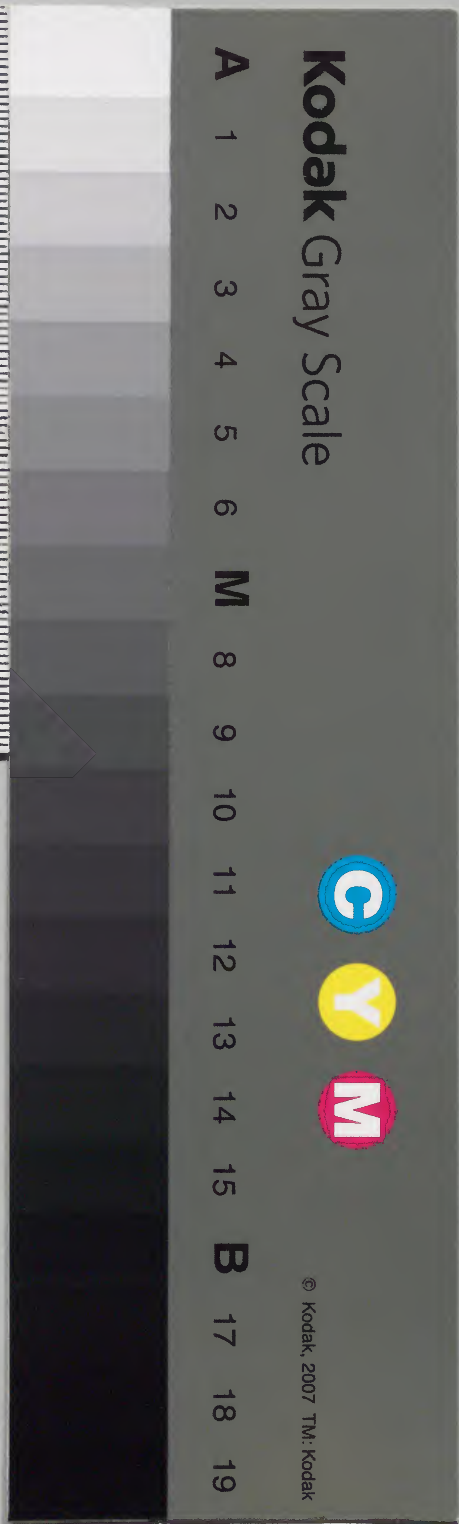
四十一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五三	八〇	三〇六	漢書
函	架	冊	類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〇	一八〇	三〇六	漢書
函	架	冊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6	
冊數	80 ( 17 )		
函號	367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學海君道部卷之四十

淺草文庫

世系類

列國譜系二十

采邑篇五

齊分采章

夷

厄言曰經云夫人姜氏薨於夷是夷為齊地也夷本小國齊取為  
邑傳云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是生公孫無知其後弒襄公者是  
夷為年之采也而諸傳無考桓公時亦有崇弟蔣弟故并系於此

章

崇



蔣

管子輕重篇曰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  
 寡人不得藉升斗焉去菹鹹鹵斤澤山間堤壘不為用之壤寡人  
 不得藉升斗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  
 民寡人不得藉升斗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  
 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為之  
 有道乎管子對曰唯藉千號令為可爾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屯十鍾之家不行百鍾  
 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  
 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  
 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

契之責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于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  
 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  
 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畷若此則菹菜鹹鹵斤澤山間堤壘之壤  
 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後令

卮言曰齊在春秋為大國况周室衰微桓公而既伯矣然其功臣  
 貴弟曾無寸壤之封所謂十五里之原不過強耕而自為落耳而  
 猶法令收而歸之公可見當時公孫惟世祿耳雖賜采地不  
 得有也魯以費賜季友而季氏私世據之豈古法首壤於魯乎路  
 史之記詳矣而崇蔣二邑蓋闕豈其未見管子書耶

穀

卮言曰傳云國佐以穀叛是穀為國氏采也



國懿仲

左傳齊桓公三十八年癸酉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

杜氏曰國子高子夫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

國莊子名歸父懿仲之子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九丁亥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齊昭公元年己丑夏齊國歸父崔天從晉侯及楚戰于城濮

春秋僖公三十三年齊昭公六甲午春二月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効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卮言曰臨川吳氏云魯有伐齊取穀之怨晉文既伯公子遂聘齊以解仇而講好越六年而歸父來報遂之聘蓋穀為國氏采也其封之先後則不可考

國武子名佐

左傳宣公十年齊惠之十一年壬戌六月季武子初聘于齊冬國武子來報聘

春秋成公二年齊公十壬申夏六月季孫行父會晉郤克等及齊侯戰



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表婁  
 左傳齊靈公八年丁亥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  
 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  
 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  
 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  
 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  
 弱以盧叛十月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  
 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  
 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春秋成公十八年

齊靈公九戊子

春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為慶氏之難正月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弔國佐

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  
 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  
 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張氏曰高無咎奔於去年之秋而鮑牽則齊靈可以省母之言  
 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之  
 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下矣國佐不能見幾而去  
 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國景子名弱

左傳齊景公元年甲寅七月齊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齊侯  
 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  
 蕭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以為盟



主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晉侯乃許歸衛侯  
 春秋昭公元年齊景公七年庚申春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  
 弱及諸侯之大于虢

卮言曰國弱自戊子嗣卿至庚申三十三年矣始見于經者是  
 時崔杼為政而高氏亦稍與國事然高厚殺高止奔而國弱以  
 無權得存

春秋昭公十一年庚午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及諸侯之大于厥  
 愬

國惠子名夏景子之子

春秋定公七年齊景公十四年戊戌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春秋哀公五年齊孺子荼元年壬子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景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景公卒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驟乘焉所言必從大夫皆曰高國  
 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  
 事之下也及朝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將得君而欲謀二  
 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田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  
 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  
 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  
 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張氏曰高國為國世臣從其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  
 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春秋哀公十一年

齊簡公元丁巳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五月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公會吳子伐齊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中

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申

戊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

獲國書以獻于公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裂之以

玄纁加組帶焉寘善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自後國氏

盧

卮言曰傳云高弱高豎以盧叛杜註云盧高氏邑也高氏之采盧

其世不可考

高敬仲

左傳齊桓公元年丙申夏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首先入衆殺

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

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

齊桓十四年四巳酉

秋七月丙寅及齊高侯盟于防

胡傳微者名姓不登于史冊高侯齊之貴大夫也曷爲就五豆之

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侯盟也

程子曰高侯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

春秋閔公二年

齊桓二十六年辛酉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此三君死曠年無君齊桓公使

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



高子也

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

杜氏曰高子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胡傳高子稱子賢之也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隣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廬陵李氏曰閔公編言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之所譏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

高莊子

高頃子

厄言曰世本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頃子其事經傳無考

高宣子

春秋宣公五年齊惠公五年已未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

左傳齊頃公四年丙寅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



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

春秋宣公十五年齊頃公五丁卯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張氏曰大夫相會蓋始于此豈非以二子非國事而私相會乎

高無咎

春秋成公十五年齊靈公六乙酉冬十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

咎及諸侯之大會吳于鍾離

成公十七年齊靈公八丁亥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高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師圍盧盧降詳國氏條

汪氏曰無咎身為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至於見逐

亦不為無罪矣故書奔無異文

高厚

左傳齊靈公十七年丙申夏晉侯會于邢使諸侯之大夫聽命

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會之戊戌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

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

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死不免乎甲辰春晉侯會諸

侯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高厚之詩

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於是諸侯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春秋襄公十九年齊靈公二十八丁未秋八月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齊侯廢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

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

夙沙衛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高厚於灑籃而兼其室書曰



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高氏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以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

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誅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

高止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

齊景公四丁巳

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

及諸侯之大夫

城杞

左傳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齊高子客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客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

冬十月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自以事為功且專故難及之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絛而寘旃

正義曰依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頃子頃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生豎止是敬仲玄孫之子也止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頃子頃子之孫武子偃據世本則偃為敬仲玄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也此鄰即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為鄰偃為一人蓋鄰偃聲相近而字為二耳董遇注此亦作偃劉炫云據世本高止敬仲玄孫之子不立上近親遠取敬仲



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系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  
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

高武子名偃

春秋昭公十二年齊景十  
八辛未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高發

春秋昭公十九年戊寅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高昭子名張

春秋昭公二十九年齊景公三  
十五戊子春齊侯使高張來唁

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及諸侯  
之大夫城成周

哀公五年齊孺子荼  
元年壬子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詳國  
子條

左傳齊簡公元年丁巳春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濇公會

吳子伐齊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

高無丕

春秋哀公十五年齊公元  
辛酉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左傳齊公九年巳巳六月晉荀璜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戰

于犁丘齊師敗績自後高  
氏無考

崔

杜氏曰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

春秋宣公十年齊惠公  
十壬戌夏四月乙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惡其偏也公卒而逐之

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具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



列國諸公  
卷二十二  
十  
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

杜氏曰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

正義曰傳言且告以族不以名知法當以名告而齊人誤以族告也齊國雖繆以族告適合仲尼新褒之實因而不革以示無罪且明春秋之作或因仍舊史成文不必皆有改也何休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去崔杼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又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

公羊傳崔氏者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也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范氏曰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立其宗故逐其族若舉族盡去之爾

胡傳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彊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張氏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彊於齊故勢足以逼高國今日雖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如崔成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至凶于國害于家也歟家氏曰是歲至杼弑君蓋五十六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



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疑非杼之身或其父祖但不可考耳

孫氏曰東遷後天子諸侯之大夫皆世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書崔氏譏諸侯大夫

高郵孫氏曰自尹至昭二百年而尹氏世執周政故卒有子朝之難而專廢之之權自宣至襄五十餘年崔氏世爲齊大夫故卒有弑君之禍也春秋之時尊莫如周強莫如齊而世卿之禍如此聖人擇其甚者以爲戒也

汪氏曰崔杼之奔蓋如陳文子之出不久而復返也文定從穀梁謂舉族而出之然杼之宗族彊盛所以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由其世爲大夫故致是耳僖二十八年傳紀崔天會戰滅濮則世襲大夫可知矣且崔氏乃丁公之子孫迄今五百年苟非世大夫曷能長有後於齊國乎

劉氏曰左氏云書云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非也齊雖告以族春秋固當正之若曰崔杼無罪則欒盈亦無罪何以不然欒氏出奔耶

左傳齊靈公八年丁亥使崔杼爲大夫帥師圍廬

詳前條

春秋襄公二十四年

齊靈公三十二年壬子

秋七月齊崔杼帥師伐莒

二十五年

癸丑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癸丑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



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  
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遂取之莊公  
通焉崔子因是以弑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  
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  
得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入於大宮曰所不  
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  
如上帝乃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  
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左傳齊景公二年乙卯秋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取東郭姜生明  
東郭姜以狐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  
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蕪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廟

所謂之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所知也唯無咎  
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  
圖之告盧蒲葵盧蒲葵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一實家  
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告助  
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  
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  
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  
使盧蒲葵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  
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葵復命於崔子且御而  
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  
國內辰冬陳須無等殺慶舍慶封奔吳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



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人不十人不足  
以葬葬必須十人言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  
得之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慶

小穀

春秋莊公三十二年齊桓二十四年已未春城小穀

左傳為管仲也杜註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

杜註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  
則不繫國莊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正義曰傳稱

齊邑管仲所食采邑也吳滅州來晉滅下陽如此之類皆不繫國知大都以各通者則不繫國也華亥向寧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非大都不得以名通故繫之宋耳賈逵云不繫齊者世其祿然則彼不繫者豈皆世其祿乎

高氏曰杜預以小穀為齊邑左傳云為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  
當異其文而係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德豈肯為管仲城邑齊  
桓城穀而實管仲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  
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

沙隨程氏曰齊地別有穀在濟北有管仲井非小穀也

左傳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

左傳僖公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主王以上卿之禮饗管  
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  
王命何以禮焉陪臣聽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  
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  
祀也宜哉



杜註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正義曰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諸以為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六年傳稱楚曰公殺齊管脩杜云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也

渠丘

左傳楚申無宇曰齊渠丘實殺無知

正義曰莊九年傳言雍廩殺無知此云渠丘殺無知以此知渠丘是雍廩邑也鄭衆以渠丘為無知之邑無知不坐邑祀何以言渠丘殺無知蕭毫非子游之邑渠丘不得為無知邑

殿

左傳齊景公三年魯襄二十八年丙辰崔氏之亂喪羣公子及慶氏亡皆召

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邸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公孫薑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

艾

隰

柯

丙

棠

檀

若

井

甌

章

高堂

劇

移

閭丘

廩丘

梁丘

虞丘

齊封邑總論

管子地數篇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



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重者重富大准之數也

關內侯

管子中匡篇曰桓公愛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言曰關內侯者秦所置也秦時將帥多居關中不得食其封邑故云而已見於管子之書彼封為侯爵而此以見侯請屬也其義各異

五邑恤孤附

左傳齊簡公十三年

魯哀二十二年巴巳

晉荀瑶伐齊齊師敗績知伯親禽

顏庚

顏涿聚

十七年

癸酉

四月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

屬會死事

者之子便朝三日以禮之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

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召三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母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

宋分采章

華氏

春秋桓公二年

宋殤辛未

春宋督弑其君與夷

左傳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宋督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



又宋莊公十九年己亥宋萬弒閔公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春秋文公七年宋成十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莊公子為左師公孫友桓公孫公子

之為左師樂豫戴公為司馬鱗桓公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

桓公為司城華御事華元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

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葛藟猶能

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

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

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入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

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昭公即位而葬書曰

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邲殿乃足欲

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言若奔亡在外雖我一邑不可得宰不受邲殿

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詳臣道辭讓類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

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晏子春秋曰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

不足以告景公且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累景公謂晏子

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

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

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又曰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卯苔菜而已左右以告

公公為之封邑使田無宇陳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



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又曰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橐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不受畧又曰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而免於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又曰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汚下之行不可晏子出異日朝得間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齊景四丁巳

吳季札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

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永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又昭公二十六年乙酉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



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

畧自晏桓子卒至是五十一年矣

卮言曰夫子當春秋之季於鄭取子產於齊取晏子考其行事此二賢亦相類者其為政久得君專一也子產中立於駟良罕孔之亂以全其宗晏子依違於崔陳樂高之難以免其禍而大義凜然不失其正其潔已奉公倦倦於君國而不為子孫封殖計雖子產以嚴晏子以儉道不同而心同焉夫鄭固小國也以齊之大景公之倚任豈其愛地而不以予晏子乃勸之而不受激之而不受則終不受矣晏子世為大夫自有世守之邑始以季札之言納之猶辟禍也至於老而辭邑則以愧夫世臣之據土以耦國者晏子春秋又云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是晏子死時子尚幼弱故其後不傳焉

渠丘

左傳楚申無宰曰齊渠丘實殺無知

正義曰莊九年傳言雍廩殺無知此云渠丘殺無知以此知渠立是雍廩邑也鄭眾以渠丘為無知之邑無知不坐邑死何以言渠丘殺無知蕭毫非子游之邑渠丘不得為無知邑

廩丘

左傳齊人城邾之歲

襄公二十四齊莊五癸丑

其夏齊烏餘以廩

東郡廩丘縣

屬東郡

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

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



曰晉為謀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丙辰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周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

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齊平十壬申晉荀瑶伐鄭鄭駟弘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後而父死焉以圖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

閻丘

孔叢子曰閻丘温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彼為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仍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景公時閻丘嬰被害卮言曰節義者世道之砥柱聖學之藩籬也故雖姦雄不能忘死事之孤而雖賢哲不必容叛逆之族觀陳恒之封孤子與子思之拒叛臣可概見矣

艾

隰

柯

丙

檀

若



井

甌

章

劇

移

梁丘

虞

總論

管子地數篇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  
 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  
 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  
 里矣天下每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  
 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

關內侯

左傳文公八年

宋成公八年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莊為右師公孫友

莊為右師樂豫

戴為司馬鱗

樞為司徒

公子蕩

樞為司城

華御

事

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御事生華元右師

為司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

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此諺所謂庇焉  
 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  
 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  
 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書曰宋人殺其大  
 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八年宋昭元襄夫人因戴氏之族  
 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  
 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  
 以其官逆之皆復之意諸公子蕩孫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公羊傳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何註三世

謂襄成昭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毋國內皆厄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弑疾其末故正其本

春秋文公十五年

宋昭八年

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

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

祀其敢辱君

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

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

敏

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

正義曰前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唯言其官不

言氏族此既書司馬復曰華孫者劉炫云或以為華耦貴之

既深故特書族傳稱魯人以為敏則君子不許是魯貴之不

深蓋史有文質故詞有詳畧

胡傳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

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

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

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

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

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家氏曰書華孫者著其為華督之孫如武氏子仍叔之子

厄言曰宋六卿皆公族也而華氏有二御事為司寇耦為司

馬御事死而其子元又為右師終宋之亂華氏皆與焉此夫

子所以始書華孫畧其名如尹武崔氏之類著世卿之失也



左傳庚戌宋昭公無道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

馬代公鱗鱓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公為司寇祁司城

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壽蕩之子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

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

亡子猶不亡族昭公田孟諸襄夫人王姬使帥甸攻殺之蕩意諸

死之文公即位使母弟湏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意諸之弟為司馬

左傳文公十八年宋文二壬子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

作亂宋公殺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戴族華樂也莊族莊公孫公孫師也桓族向魚

也鱗蕩也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子伯華耦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

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又宣公十二年宋文十壬子楚子伐蕭宋華椒救蕭諸侯大夫同盟于清血

但書三子何凡奔罪也眾不可嗾罪則罪其甚者入南里以叛

乞師于楚為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

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倫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

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

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

亡死如可迺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

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

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遺之

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

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



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舊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太心豐愆華輕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廓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

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胡傳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見襄公二十六年有入于朝歌者

而不言晉見定公十三年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見定公十一年此獨言宋南

里何也成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廓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汪氏曰穀梁云南里宋之南鄙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鄙必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為宋城內之里名無疑矣又曰叛直叛也謂直叛而不作亂夫外挾吳楚之援將以覆其宋國其君幾不能自保猶曰不作亂耶其書自陳陳亦有罪矣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為亂非陳助之兵力則未見其可也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以救宋而不書圍宋南里者悼公圍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吳救宋而逸賊使華向得道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



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人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領偃州員華登師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

左傳宋華費遂時為大司馬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司馬多僚為

御士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亡人華亥等華亥亟言之公曰司馬

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

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

之酒而使告司馬使逐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此謂多僚而弗

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

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驅之家臣尤之

曰必有故使子皮驅字承宜僚以劔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

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子皮

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

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華



徑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伐宋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齊烏枝鳴曰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

葉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

氏于新里

華氏所取邑

翟偃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

居華氏地而助

公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

姓華氏族故助華氏

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

畧

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羆曰吾為樂氏矣羆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羆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

汪氏曰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鄙必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為宋城

內之里名無疑

胡傳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墉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出其入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迫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又二十二年

辛巳

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羆華登皇奄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邈邈為大司徒樂祁

子罕之孫

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

心為右師樂輓

子罕之孫

為大司空以靖國人



卮言曰自華氏始立至今一百九十餘年矣而後滅宋之六卿  
華氏有二焉右師一系也詳本條司徒一系也督生世子家家

徒鄭鄭生傳稱華閔卒華臣弱臯比之室宋公曰臣也不惟其  
司徒喜

宗室是暴云而杜以閔臣皆華元子則傳無明文疑臣是華喜

之子杜註誤也註又以椒為華族定為椒孫而祖父闕焉疑世

家所謂司徒鄭即椒也秀老或華耦之兄弟耦卒以蕩氏為司

馬次即當為司徒而華氏遂世此官與右師埒臣亡故立其弟

也華氏始以弒終以叛惟華元稱焉然元為右師者四十餘年

昭公之弒武穆之亂彭城之叛樹黨相攻不能正也雖任事之

久不無勞績而城下之盟俘虜之辱曾不足以重宋祗擁權勢

庇華氏耳君子於華氏始終無取焉彼善於此則樂喜乎

樂氏

左傳文公七年宋成十七辛丑樂豫為司馬世本云戴公生樂南術術生

子僕伊與樂豫

又文公十八年宋文二十壬子樂呂為司寇世本云碩甫澤生

又成公十五年宋共十三乙酉樂裔為司寇夷父須須生樂呂

又襄公九年宋平十三丁酉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喜字子罕未詳誰子事

華氏條下樂遄為司寇詳鄭分采七穆條及前

又昭公七年宋平三十二丙寅晉韓宣子以州易原縣於樂大心杜云大

夫原晉邑以賜大心今以州易之按

大心傳註不詳其系然晉以原賜之

又二十二年宋元十二辛巳宋公使樂祁字子梁為司城樂大心為右師

樂輓亦子罕子為大司寇



又定公六年

宋景十八年三丁酉

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

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

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亡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

亡

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祁立後而行雖身死不亡其家

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

溷而行

溷祁子也見於君立為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揚楯六十於

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揚楯賈禍弗

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

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乃執樂祁

八年已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

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獻子私謂子梁祁曰寡君懼不得

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

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晉不如

止其尸而求成焉乃止諸州九年

庚子

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

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

樂大心也

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

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含鍾言生子罪重子不廢樂罪輕

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

無疾乃遂桐門右師十一年

壬寅

宋公母弟辰入于蕭以叛樂大心

從之

詳後蕭條

又哀公二十六年

宋景四十七年壬申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

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

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後

溷子

為司城樂朱鉏

輓子

為大司寇六卿三



族降聽政

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

因大尹以達十月公遊于空澤卒大尹奉

公尸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

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

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司城後使宣言於國曰今君無疾而死死又

匿之大尹之罪也畧皇非我因子路後子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

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蠱惑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

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即藥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

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

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

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庾言曰王氏云宋子罕與田恒九人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

親下以謀上又云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

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然則子罕者左氏以為賢相而韓非以

為弑君之賊也按子罕識量足取而祁箴之世美亦與田氏異焉

魚氏

左傳僖公八年

宋桓十年一巳巳

宋桓公疾太子茲父

襄公

固請曰目夷

襄公庶兄

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目夷字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九年庚午桓公卒襄公即位以公子

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又文公七年

宋成十七年七辛丑

公孫友為左師

目夷之子

春秋成公十五年

宋共十七年二乙酉

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宋共公卒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

目夷曾孫

為左師蕩澤為司



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一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將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言向戍賢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

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

睢滋閉門登陴矣左師三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少司寇二宰等六卿之外亦是

卿官如魯之三卿外別有公孫嬰齊臧孫許但非如六卿等世掌國政也華元使向戍為左師向氏魚氏

老佐戴五世孫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又十八年宋平三戊子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六月鄭伯侵宋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

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胡傳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



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

孫氏曰此楚鄭伐宋取邑與魚石守之以逼宋也其曰宋魚石復入云者不與楚鄭伐宋取邑以與宋叛臣也故以魚石自入犯君為文

春秋襄公元年宋平四巳丑春仲孫蔑會晉欒盈宋華元畧圍宋彭城

左傳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實諸瓠丘

胡傳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

董王度也

向氏

左傳成公十五年宋共十三乙酉向為人為大司寇蕩氏之亂出奔楚

華元使向戌為左師世本云桓公生向父盼盼生司城訾守守生小司寇鱸及左師戌

又襄公二十七年宋平三十乙卯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

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乃會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師請賞曰

請免死之邑向戌自以止兵為功謙言免死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樂子罕曰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而子求去

之不亦誣乎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創其左

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

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其收之

向戌之謂乎昭公六年乙丑華亥為右師見於左師是時向戌猶在也自乙酉至乙丑為右師四十餘年與華元同



又昭公二十年宋元十巳卯宋華亥向寧子戌謀作亂殺群公子取太子

為質公亦取向寧之子羅盟以為質向宜向鄭皆戌子出奔鄭公殺

華向之質而攻之向寧奔吳庚辰入于宋南里以叛辛巳出奔楚詳華氏條

左傳哀公十四年宋景三十巳未宋桓魋之寵魋為司馬景公嬖之害於公公使

夫人公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薄鞶魋邑薄公邑

欲因易邑為公享宴作亂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

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

惡也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魋兄向巢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

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

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困

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公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

嘗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子有

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

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魋無怨故云其新臣曰從君

之命遂攻之子願聘而告桓司馬子願桓魋弟桓司馬即魋司馬欲入子車魋弟

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

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

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

衛向巢來奔魯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

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

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亦弟

珪守邑之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



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

扈言曰向氏二卿自戍始為左師襄十七年傳云合左師杜註以合為左師邑巢既世襲其位矣而魋又為司馬是時兄弟皆氏司馬亦世官也是時又有皇野為司馬蓋大司馬小司馬之別耳皇戴族也向桓族也故傳云桓司馬以別於戴而鞍為其邑則一卿有二邑焉世卿而世地矣宋之公族無魯三桓之僭而有其逼無晉六卿之強而有其專宜其能為亂而亦亟滅也

皇氏

左傳文公十一年宋昭三壬寅宋司徒皇父充石皇父字充石右名帥師公子穀

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皇父之二子死焉穀甥也父皇父

二子

春秋哀公七年宋景二十九癸丑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皇氏自此始為卿

世族譜云皇瑗充石八世孫

左傳哀公十七年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劓般邑

以與之劓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劓般亂故猶在宋子儀

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皇野時為初子仲將司馬詳前

以杞妘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也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

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言其為亂不可知子仲以懷忿故對云然公執之

皇緩瑗從子奔晉召之令還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

族使皇緩為右師



又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四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

司徒

蕭

春秋定公十年宋景十秋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宋公之弟辰暨仲

佗石彊出奔陳十一年壬寅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

陳入于蕭以叛十四年乙巳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以與之地怒

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

過出竟君必中止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

是我廷吾見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

出奔陳十一年春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樂

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魍故也

胡傳稱弟者罪宋公以嬖魍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

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出奔陳則稱暨入于

蕭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四卿在蕭以叛

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

卮言曰宋公族自樂皇外大抵以叛亂亡矣子罕之賢自父之

忠宜其長世也他如桓公子有公子鱗生東鄉鱸鱸生司徒文

文生司寇奏奏生小司寇朱公子蕩成公時為司城生公孫壽

昭公時蕩卒壽辭司城使子蕩意諸為之意諸死昭公之難弟

虺為司馬虺生山共公時為司馬作亂誅莊公子有公子戊為

司城成生公孫師昭公時為司城文公子有公子圍龜字子靈



共公時代華元質楚欲攻華氏公殺之其後有靈不緩元公時為左師此皆公族之世卿者而采邑不可考矣

楚分采章

句亶

史記楚熊渠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暴虐熊渠畏之亦去其王

鄂 今武昌熊渠中子紅初封

越章 地關熊渠少子疵封

屈

王逸楚辭註曰周幽王時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遂僭號稱王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

左傳楚武王四十年 魯桓十庚辰 楚屈瑕將盟貳軫郢人將與隨絞州

蓼伐楚師莫教 楚官名即屈瑕 患之鬬廉曰郢人軍其郊必不誠君次於

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郢若敗郢師四邑必離遂敗郢

師於蒲騷

正義曰禮坊記云禮君不稱氏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然則

大夫不得稱君此謂屈瑕為君者楚僭王號縣尹稱公故呼卿

為君也若大夫正法當呼為主昭元年傳醫和謂趙文子曰主

相晉國是其事也祁盈之臣謂祁盈為君伯有之臣謂伯有為

公是家臣稱其主耳



厄言曰諸侯有國者不特國人稱之曰君即上下亦通稱之如君與君陳君牙之類是也春秋之時諸侯僭天子大夫遂僭諸侯諸侯僭王大夫稱君皆自楚始然公族惟楚最賢而屈氏其著焉自瑕始受屈為莫敖雖以驕敗死而其後屈重嗣莫敖之職不墮其名至屈完之畧屈原之忠若敖氏世有人哉

申

左傳楚成王九年魯莊三十秋楚公子元為令尹處王宮欲蠱文夫

人鬪射師諫則執而犒之申公鬪班殺子元射師若敖子班若敖孫申楚縣楚俗號縣

尹皆二十八年魯僖二十秋鬪克班之子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

商密商密人降秦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三十九年魯僖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史記作申侯誤戍之四十一年巴城濮

之戰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子王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

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玉及連穀而死穆王十一年魯文十文之

無畏為右司馬莊王元年已殺鬪克十五年癸楚子入陳因縣陳

申叔時言而反之十六年甲冬楚子伐蕭申公巫臣屈巫曰師人

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遂傳於蕭還無社蕭大夫號申叔展叔展

曰若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號而出之十八年丙楚子使申舟

聘于齊宋人殺之楚子伐宋十九年楚師將去宋申犀無畏稽首

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乃及楚平師還子重請取

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

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師必至於漢王乃止子



重是以怨巫臣共王二年申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欲取

於申叔跪叔時之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夫子宜將竊妻以逃者也

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

其室十六年丙戌楚子救鄭過申申叔時老矣在申子反入見申叔

曰師其何如對曰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卮言曰楚滅國而縣之使其臣尹焉惟申為大自文王滅由成

王時傳有申公闞班蓋其僭稱非公爵也然楚既僭王則公亦

為僭爵闞克亦曰申公是世爵矣克囚于秦而後有申公叔候

叔時者疑即候字也時老在申曰申叔而其子跪亦曰申叔又

有申叔展申叔豫則公之稱特以尹縣時而申之係遂因以為

氏屈闞皆為申公去邑不稱申叔者王族自有氏且時展同時

復有申舟申犀父子俱係於申者豈故申之裔乎其後康王時

有申公子羊者共王子也王子羊為申公而亡見左傳靈王時有申公子疊

者史老也左史倚相延見申公昭王時有申公壽餘者楚宗也

是楚之縣公不世及而人可為者靈王時又有芋尹申無宇及

子申亥父子俱尹芋而係之申或亦申公之子孫小邑不稱公耳

息

左傳屈禦寇字子邊楚成王時為息公秦師所囚者見前條穆王時

有公子朱為息公經書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者

商

左傳楚穆王九年魯文十甲辰晉楚戰於城濮子玉成得將中軍子西

聞宜將左楚師敗績王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



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杜云商楚邑今上維商縣子西辭土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王王殺之

鄭

左傳楚共王七年魯成十七丁亥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鄭人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歸囚諸軍府三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畧公以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公從之卮言曰鍾儀世爲伶官而

左傳楚若敖楚八世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

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楚武王時伐隨伯比有成謀成王八年魯莊三十四鬬班殺令尹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三十五年甲申子文使子玉爲令尹子文兄子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莊王九年魯宣四丙辰子文卒甲辰子玉敗死子文復爲令尹鬬般爲令尹子文子子越爲司馬爲賈爲工正諸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賈字而殺之將攻王七月王



與若敖氏戰于臯澣遂滅若敖氏子文孫箴尹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

還及宋聞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國也曰子文

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孫曰關韋龜靈王元年魯昭

二年奪關韋龜中犍邑名又奪蔓成然韋龜之子邑而使為郊尹十一年

辛酉楚子謂成虎子玉之孫若敖之餘也成氏亦出若敖遂殺之十二年壬申蔓成

然從蔡公棄疾入楚靈王繼棄疾自立是為平王以子旗成然之字為

令尹平王十三年癸酉子旗有德於王不知獲與養氏比而欲無厭

王患之遂殺關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鄆以無忘舊勲昭

王十一年魯定四乙未吳入郢昭王奔鄆鄆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

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幸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

若死天命將誰讎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及王入郢賞鬬辛兄弟

寢丘

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二子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賞不亦可乎

左傳楚莊王十六年魯宣元癸丑王殺令尹子越詳前為艾獵為令尹

呂覽曰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死必

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

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惟寢立

不奪也

史記楚相孫叔敖知優孟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

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

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



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云

詳臣道部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

祀後十世不絕余氏曰優孟似敖即今優人救演狀貌令酷類叔敖冀以感動莊王或王見其滑稽姑以為戲而孟因得以諷諫至謂真欲以為相及與婦計之言皆涉於妄

卮言曰莊王十六年孫叔敖為令尹二十三年莊王卒共王即位陽橋之役子重為令尹則莊王叔敖之死相距不遠此所以

未及封而後封其子歟史滑稽傳云淳于髡後百餘年楚有優孟此傳又以優孟為莊王時人固知其說之妄也薦賈邪而災逮夫身薦敖賢而賞延於世善惡之報章矣

期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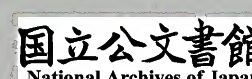
左傳楚穆王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

陳

左傳楚靈王七年魯昭八丁卯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

蔡

左傳靈王十年庚午楚滅蔡楚師城陳蔡不羨使公子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





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  
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  
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之所知也十二  
年棄疾帥陳蔡不羨之師以入楚靈王縊棄疾立為平王封陳蔡  
復其君按穿封戌死棄疾兼尹陳蔡故靈王之亂晉叔向聞之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是楚之縣公其邑  
卮言曰初靈王滅陳以封穿封戌滅蔡以封棄疾及封戌死棄  
疾兼尹陳故靈王之亂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  
城外屬焉此見楚之尹邑而為公者其邑人即以為君矣况棄  
疾負當璧之望握重權於外豈必叔向而知其得國乎城外方城

城父

左傳昭公十九年初楚平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  
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潛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  
與逆勸王取之又言於王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  
能與爭若大城城父杜云襄城城父縣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  
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明年費無極言於王  
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  
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  
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建奔宋  
卮言曰經昭公九年許遷于夷傳云楚遷許于夷實城父杜註  
此時改城父為夷城父縣屬譙郡平王初許復遷葉城父屬楚

白



國語靈王虐曰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

左傳平王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子木子建之字暴虐於其私邑鄭人殺之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

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請伐鄭子西許

之未起師遂作亂殺子西子旗公子結昭王兄於朝而劫惠王以如高府葉公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

卮言曰傳云子西召勝於吳使處吳境為白公杜註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史記又曰子西召勝於吳吳大夫號曰白

公正義云巢廬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東南三十二里褒信本漢鄆縣之地後漢分鄆置褒信縣考當時

地不過江北鄆即今之汝寧西平也距吳竟甚遠史所謂巢即今之巢縣也猶為近之然巢不名為白疑別有白邑若今南京

猶曰白下也國語靈王時已有白公子張則白之屬楚久矣

葉公沈諸梁楚莊王曾孫沈尹戌之子也戌為左平王時戌為左司馬卒昭王時諸梁為葉公昭王之亂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

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惠王十五年魯哀十六年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於朝詳前條葉公與國人攻白公縊葉公兼令

尹司馬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者葉公子高買獲於表澤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食田六百畝

卮言曰葉楚之大都也左傳成十五年楚共王時許靈公畏偏於鄭請遷於楚楚遷許于葉經書許遷于葉以自遷為文自是許常以葉為

都昭九年楚靈王時許遷于夷又遷于荆山平王即位復許於葉左尹王子勝言於平王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

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君其圖

之乃遷許于析實白羽經書許遷于白羽實析也昭王時諸梁自沈尹為葉公蓋亦據重地矣故能以定白公之亂其功成而不居讓官而

請老賢者猶難之至問政於吾夫子而欲知其人豈特楚材乎若葉公者其在子西之上而伯仲子文孫叔者

析

左傳楚莊王元年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國語云析公臣臣名

又惠王十二年魯哀十初右司馬子國之上也子西之子公孫寧字子國未為令尹

時上為右司馬得吉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巴人伐楚圍鄭將上帥王曰寧

如志何上焉使帥師而行請承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鄭故封子國於析

卮言曰莊王時楚有析公析本楚邑也平生五年經書許遷于白羽傳云楚遷許于析實白羽昭王十年許又遷于容城析復

為楚邑惠王以封子國子國時為司馬後為令尹析而曰封則亦儼然有土如內諸侯采畿內之比矣不稱公者執政也



棠 湫 連

左傳楚伍參為莊王嬖臣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子朝之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

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問

晉故焉對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椒舉椒國語作湫湫邑也今在晉矣晉人

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

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舉子孫復仕於楚逆之

史記伍員傳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

左傳楚平王將殺太子建而執伍奢詳前使召二子於吳曰來吾免

而父棠君尚奢長子為謂其棠邑大夫負曰爾適吳我將歸死伍尚歸楚

人皆殺之殺奢及尚員奔吳

吳越春秋曰平王囚伍奢又謂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

函印綬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

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耻反遇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

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

遣臣來奉進印綬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

門燕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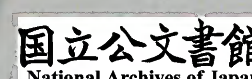
加於已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

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歎曰與

父俱誅何明於世尚從是往我從是決

卮言曰伍參嬖臣也是則邪矣而其子孫皆以直節忠孝顯名

何不類也豈莊王賢君參雖嬖幸如優孟之儔自有獻納之忠





平傳稱伍舉娶於王子牟非王族也而舉以椒奢以連尚以棠世有采祿夫非勲賢何以至此平王信讒既囚伍奢又欲以免死封爵誘致二子其誰欺哉楚雖僭王縣尹稱公功臣自未有封侯者吳越之紀未足憑也縣公而外稱君者僅見棠君尚稱尹者伍奢前後有連尹襄老嚴尹固歲尹克黃沈尹戌芊尹申無字及子亥寢尹吳由于秀尹然凡此皆縣尹也而郊尹工尹宮廐尹之類則為官名不繫於邑耳其他國君臣奔亡受地於楚者附錄於後

養

左傳楚平王卒吳子吳王僚也欲因楚喪而代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吳公子光弑王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公子掩餘奔徐公子

燭庸奢鍾吳三年吳子闔廬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養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王弗聽十二月吳滅徐楚於是始病

史記吳公子燭庸蓋餘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索隱曰左傳無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踈畧也卮言曰養本養氏之邑也故養由基亦曰養叔平王盡滅養氏之族詳前鄭條而昭王以居吳公子又取他田以益之則養小邑耳

堂谿

左傳定公四年楚昭甲午吳王入郢楚昭王奔隨申包胥以秦師至大敗夫槩王於沂夫槩王歸自立也及與王吳王闔廬戰而敗奔楚為堂



谿氏 吳越春秋作棠溪

史記吳入郢闔廬弟夫槩見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 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

安陵

戰國策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色衰而愛弛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楚王遊於雲夢自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下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歎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辱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 鮑註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召有安陵應屬楚而魏策亦有同號者別一人也說苑作安陸纏藝文類聚同

陽陵

楚共王今次之宣王非也

策莊辛 楚莊王之後以謚為號 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釐從鄢陵

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矣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

乎莊辛曰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 州侯夏侯舊諸侯鄢陵壽陵楚

所封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



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楨於咸陽於是使人發騶  
徵莊辛於趙莊辛至畧乃以執珪楚爵而授之為陽陵君新序陽陵  
而問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

新城

策城渾出周南遊於楚至於新城鮑注新城鄭新密今茨陽密也

南之密也記其令曰鄭韓都於鄭為鄭魏者楚之強敵也鄭魏

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若新城圖之蒲坂平陽

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

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上

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稱公大說乃為

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盡城渾得之南交於楚楚王果以

城為主郡主猶守也為郡則士馬盛可以備

宛

策秦術視伐楚楚令昭鼠昭王之後以十萬軍漢中昭睢乘秦於重丘

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睢之乘秦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

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為公令羊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

公之兵全矣

武貞

齊策楚王懷死太子在齊質郢中立王蘇子厲謂王曰奉王而伐

立太子者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願王之知之楚王

曰謹受令因封蘇子為武貞君鮑註封以美名或曰楚邑

陽城



呂上德覽曰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  
 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群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  
 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  
 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曰死無益也而  
 絕墨子於世不可孟勝曰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何患墨子  
 者之絕出也孟勝死弟子皆死之

卮言曰陽城楚邑而曰收其國是楚之受封邑者即如國君

春申

策虞卿謂春申君

黃歇時為楚相未封

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

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

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  
 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  
 者封近國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  
 之罪大而趙怨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  
 代之一時也

畧

補曰按史考烈王元年封黃歇春申君賜淮北地後十五年以  
 地邊齊言於王以為郡請封江東國城吳故大事記謂利吳之  
 安富也此策言楚王春秋高欲早定封地則在未封之前頃襄  
 之時乎頃襄之三十四年趙嘗伐燕豈或此時勸以踐燕定封  
 亦欲其取地於他國如魏冉乎淮北邊齊猶難之况燕地乎亦  
 非計之便也然遠楚徙封卒用於城吳之時皆斯言有以啓之



也

康氏海曰商君以刻薄見殺冉子以擅權見奪豈以近封故哉  
太公召公以德澤入人之深非以其遠王室也卿言若此其亦  
覩當時遠交近攻之害故以此言投春申歟

錢氏福曰虞卿不勸春申為周召之忠蓋乃勸其過魏攻燕計  
已踈矣且曰以定身封夫遠宗國而孤立能保他國不奪之乎  
史記列傳曰黃歇游學博聞事頃襄王王以為卿使於齊後與太  
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頃襄王病歇為太子許使亡秦歸楚  
秦因遣歇歇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以歇為  
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年歇言之王曰淮北地  
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  
王許之春申君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邑故吳今蘇州也二十三年考烈  
王以李園謀殺春申君使吏盡滅其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  
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幽王

臨武

國策天下合從春申君欲將臨武君趙使魏加見春申君曰臨武  
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君道部世系類卷四十一終



列國詩集

卷之二十一

問

四十一

文選

春官大司馬之官也

大司馬之官也

大司馬之官也

大司馬之官也

大司馬之官也



